增修東萊書說

四

叢書集成

王雲五主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增修東萊書說

（四）

時瀾修定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一

周書

酒誥第十二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酒小事爾周公乃爲之作一篇之書何也。蓋酒之爲病。在後世視之則甚輕。當時視之則甚重。是抵有一身之病。有一世之病。或病於彊。或病於弱。此一身之病。東漢之病在矯激。西漢之病在虛浮。此舉世之病。商舉世之病在酒。周公所以大誥之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文王於穆在廟。所以言穆考文王。夫文王自西土肇國。所以告戒庶邦庶士。以至于少正御事使毖謹者。自朝至夕。惟祀方可用酒。文王爲西伯。何以得告庶邦多士。蓋文王乃方伯之長。統屬庶邦庶士者也。文王所以朝夕告戒。頃刻不休者。當時紂爲長夜之飲。沈酣於酒池肉林。紂飲酒之工夫不已。故文王告戒之工夫亦不已。略有閒耳。則工夫有淺深。多者偏勝而沈酣之化行矣。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天下之物。無一不用於天。自然而然。非人之所能爲也。以酒論之。麴蘗水火之齊。皆天所置。有是理則有是事。天之降命所以使我民置此酒者。以祭祀無酒。則無以薦其馨香。置酒之本意。惟祭祀而已。非

以資人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所以大喪亂其德者。無非由酒。大邦小邦所以喪滅者。亦皆由酒得罪。以飲酒致禍。而曰天降威者。天理不在人心之外。民爲酒所用。卽天之降威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之在當時。乃衆迷中獨悟。衆醉中獨醒者。所以告戒有正有事之人。不可常於酒。至於庶國。惟祭祀方可飲。於飲福受胙之時。雖飲神之福。亦必德以將之。不至於醉。中人無所主。則爲麴蘗所迷奪矣。文王言。我民當導迪其小子。惟土物是愛。勤稼穡。服田畝。其心方善。大抵縱酒者。多不事家業之人。爾小子當聽祖考之彝訓。祖考者。老成之人也。歷事既多。所以教子孫者。必不許之縱酒。聰聽者。欲其用精神以聽也。聽之不聰。則誨爾諄諄。聽我藐藐矣。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者。當時飲酒者。必以爲小德無害於事。但於大德用力足矣。殊不知以酒爲小德。正病之根源也。以爲小德而不戒。是以至於縱而不已。故文王教之合而爲一。不可分彼爲大德。此爲小德。當以一體觀之。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前舉文王之言。至此乃成王自告康叔以治本國之事。康叔當使妹土之民。竭股肱之力。四肢所用。嗣續而無怠。統一而不雜。專工於稼穡之事。奔走以事其父與其長。下民之分。竭力耕由。供爲子職而已。

何暇於縱酒乎。安常樂業。念不至酒。不服田畝。心無所用。則必向於酒矣。其有肇牽車牛。遠服賈出而爲商。以其所得孝養其父母。父母以其遠歸而喜。躬自洗濯腆厚。致酒以慰勞之。是時乃可用酒。周公前所以禁酒者如此之嚴。至此復教之用酒者。蓋聖人之教。至於斷絕人情則不行。所以閉其飲酒之門多矣。故開其一而使之有節。但不可踰此節耳。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庶士有職事者。以至於百君子爲官長者。皆在爾統率之下。爾當聽我之教。爾若大能羞養老成人。乃爲君當然之事。爾方可飲至于醉。食至于飽。周公開飲酒之門。不過三事。祭祀用酒。父母慶用酒。至於養老用酒。三者無非於其良心發處開之。祭祀、孝養、養老。皆良心之所發也。於此飲酒。豈至於縱。乃所以養其溫厚和氣也。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周公言康叔果能如此。我方大許爾。謂爾長永觀顧省察。動作皆稽中德。大抵言一節一行者易。而一飲一啄之際爲難。謹康叔若非常永觀顧省察。一動一作必稽中德。則口腹亦豈易制。工夫至於此矣。爾庶幾能羞饋祀。則可以保宗廟矣。爾乃可自大用安逸而一身不至放縱矣。此乃信爲王者正天下事之臣。而天亦順其元德。周家世世不忘。夫不荒于酒。躬率一國之民。亦爲國君常事爾。而其末所以

稱之如此之重。至於天若元德者。蓋進德之驗。惟於其最難屏者。工夫密察。則德進不已。而天亦不能違也。酒雖細故。玩而難遠。康叔達觀時省稽考之君。不忘於動作之間。酒始不得乘間而入。而中德所厚。邪慮不入。而善日充實。至於天若。於永觀作稽而深求其所用工。則知所謂天若元德者矣。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學者爲學。必省察其身。苟有瑕過。因循難去。必日消磨蕩滌。使浸浸遷變。乃至天若元德之地。夫以酒之一事。周公懇切如此。欲其深長思省。則學者可不知所自省哉。又舉文王之事以言之。我西土能輔助文王。自以往邦君。以至于御事小子之臣。皆庶幾能用文王之教。不腆厚于酒。故我至今能受商之命而有天下。蓋酒雖人之所嗜。所性不存焉。於此既薄。則於彼必厚。天下之理。相爲消長。所以能受商之命者。乃不厚於酒而厚於德之力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又舉商之所以興者告康叔。我聞昔日商王之興。蓋以是道而畏天畏民也。天有顯道。小民難保。何敢不畏。能畏小民。是眞能畏天也。經德秉哲者。商先哲王持養之工也。常厥德。保厥位。經德則無失德矣。德雖本然。修之有可繼也。今天其命哲。則哲亦人主本然之明。不保持。則有時爲物所蔽而昏矣。盛德

之主。無不尊畏其輔助之臣。相與贊成一己之德。其心克自抑畏。君既抑畏。凡在位在職者。皆肅恭以輔上。而體其君之心。夫自成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成王業。在於畏相。臣之輔助其君者。惟有篤恭。君臣之間。皆不敢自暇逸矣。況敢大飲于酒乎。商之所以興。其君之心在畏相。臣之心在棐恭。上下皆於恭敬用工。矧曰其敢崇飲。言況有工夫崇尚酒也。朝廷君臣既如此。在外服者。有侯甸男衛邦伯之諸侯。在內服者。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至於百姓里居不在位而閑居者。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畏之而不敢。上下內外舉在篤恭中。此心豈暇及於酒。惟欲助成王德耳。又大而爲尹人者。亦專以敬君爲事。見商之時通天下皆篤恭矣。而又獨言顯越尹人祇辟者。蓋敬君之事。惟觀之尹人爲明。所以謂之顯尹人、百官諸侯之長也。尹人之敬君。則他人可知。上下篤恭之中。於尹人祇辟尤見篤恭之顯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讐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於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又舉商之所以亡者。在今後王酣身。紂爲長夜之飲。置身於酒。其命所以顛錯昏迷。無由得顯于民。又不恤民之怨。其所祇敬保養者。專在於怨。不能轉易。先王之興。敬保其德而不易。後世乃敬保其怨而不易。夫怨豈當保。復不能轉易祇保者。猶言惡力已及。不可復救也。乃大惟縱肆淫泆於非法之中。用

燕飲以喪其威儀。夫一動一作。無非天命之流行也。縱酒之至。威儀悉喪。民罔不讉傷心。君民相親。見君如此。動其良心。讉然傷感。傷感重於怨。怨之極而無可奈何。乃至於傷民傷心矣。紂猶不自覺。方荒淫自厚于酒。其惡漸長。無有休止。反自以爲安逸。人之飲酒。今日沈醉。明日既醒。亦自知其困敝而不安矣。紂之酣身。不復醒矣。所以安之而不自知。無有休息。酒之所爲。暴心日長。凶疾很厲。死亦不畏。閭巷不肖。醉酒無藉。不畏死之狀。甚明。商邑、指王家言也。當時縱酒之罪。止於紂與衆逋逃之人耳。而無辜之人無不罹其禍。使商國靡有孑遺。無有德之馨香寓于祭祀。而顯聞于天者。但大有民之怨氣耳。風俗既成。人皆嗜酒。罪合于一。腥穢充塞。天所以降喪于商。其所以不愛于商者。惟其以酒爲安。天亦豈固欲虐爾民。亦惟爾小民自放逸以取罪戾而已。前言殷先哲王上下皆畏敬。此言後嗣王通天下風俗皆昏亂。兩段正相應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周公以王命告康叔。言我之告汝。所以若茲之多者。爾在文武之側。朝夕所聞。不外此事。親見文王之家法森嚴如此。況古人之言。水能照妍醜耳。不必於水觀。但於民觀之。足矣。今惟商墜厥命。監莫大於此。其可不以此大監之。有所竦動。以撫當時百性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周公又言。我思爾一國之中。繫爾統率者甚多。汝所當堅固謹戒。在內則有商獻臣。汝當尊敬者。在外則有侯甸男采衞。又況有太史內史。朝夕相親相近者。於獻臣百宗工。及供爾事者。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戒。又況有三卿者。繫君之所定。國之存亡繫焉。安可不堅固尊敬乎。圻父、司馬也。順乘人之事。故謂之若疇。農父、司徒也。掌邦教之官。格民非心者。薄猶言迫也。迫去民之非違而使之格。故謂之薄違。宏父、司空也。掌邦土之官。順保民居。故謂之若保。凡此三卿。汝所當劼毖者。況汝能剛制於酒。剛制者。當時酒之爲病甚深。苟泛泛悠悠。不用力斷然制之。則安能制也。故謂之剛制。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其有告爾云。商民復羣聚而飲酒。汝不可縱。當盡執拘。使歸于周。我其殺之。至此。周公之刑甚嚴矣。刑雖甚嚴。曰其者。又疑而未定之辭也。周公誠意懇惻。深思漸染之深。導迪之誤。至于沈湎。未可遽殺。故謂之勿庸。且當教之。其有不湎于酒。爾必彰明。使享祿位。以示勸於天下。至不聽我教辭。不蠲潔其事。是終不能悛改。時則同歸于殺。言惟至此者方可殺也。夫羣飲者殺之。周公本意也。又以爲勿庸而姑教之。從者褒顯而用。猶不從者始不得已而殺。至誠懇惻之心可見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至是又教康叔以反躬汝當常聽我之言以謹恤其民若復有湎于酒者汝不可辯說以爲汙俗之寬爾實司牧其民民湎于酒誰之過則康叔安得辭其責可不盡心以率民乎

梓材第十三　周書

王若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梓材一書周公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輯寧撫摩新造之邦也康誥言治民之理酒誥去商民之病至於梓材惟欲其幷包含容其理固有次序而通一國之情最所當先也蓋流言之變正由天下之情沮塞而不通耳情不易通也在下而難通者無如大家在上而難通者無如天子大家彊而難通者也天子尊而難通者也康叔任爲邦之責當通上下之情以一國臣民之情達之於大家大家者彊姓巨室驕傲而難通大家通則一國皆通矣又併以臣民大家之情達之於王自康叔言之有民有臣有大家自王言之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止謂之臣康叔之爲邦君以通上下之情爲綱領當變亂新造之後上下之情不通不於此而通之則再召變亂無從而生此康叔爲邦之本也

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爲邦之要務在虛心屈己不敢自用取諸人以爲善以一國之人爲師常言我有師師則非一人矣官屬官長無不師之始盡爲邦之道大意在虛心也

曰予罔厥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既通一國之情矣。又取人爲善。盡君道矣。乃示德於邦人。蓋叛亂征伐之後。瘡痍未瘳。死傷未復。必以好生之德撫摩之。此君德之常體。而尤急於治衞也。故周公更端提出。謂我之意。不欲厲殺人。此三代得天下之本也。孟子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文武之得天下。成王之守天下。皆本於罔厲殺人。康叔當體此意。以好生爲德。敬以慰勞斯民。謂之敬勞者。以尊臨卑。以賢臨不肖。以治臨亂。常若己高而彼卑。不免有嗟來之意。是侮其民。必慰勞之以敬。使民如承大祭。可也。非特撫叛亂之後當然。凡爲邦者皆當然。肆今也。自今已往。凡司徒司馬司空尹旅之屬。亦將如康叔之敬勞。康叔有以先之也。自今以往。昔之爲姦宄者。與殺人者。歷人者。歷人。如今干證賊所過歷者也。皆宥之而咸與爲新。康叔既以好生之德先之。凡爲康叔臣者。見其君好生之事。有戕賊敗害人者。亦體康叔之意。從而宥之。然康叔之所宥及於殺人歷人者。臣之所宥止於戕敗人者。蓋大權君之所專。小事臣之所職也。三節皆有次序。先通一國之情。使無猜疑間隔。次取人爲善。以一國之善爲師。而後以好生之德撫摩慰勞之。康叔治衞之道備矣。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周公又言王者所以命諸侯之意。監。如三監之監。自黃帝立左右監之官。以監觀萬國。監。諸侯之長也。周初。以管叔蔡叔霍叔爲三監。既誅命康叔繼之。如崑丘之責衞伯。則知衞伯亦當時諸侯之長矣。王

者開立諸侯之監。本爲治民。非爲他也。舜之命十二牧。言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成王命康叔爲監。亦但言涵養撫摩。不可殘虐。至于鰥寡無告者。敬之使得其所。至於寡婦無依者。聯屬之使有所歸。聚合其民。大度以幷包而含容之。無有平民鰥寡匹婦之分。效、致也。如效牛效馬之效。王之所以致此命於邦君以及於御事者。果何以哉。非如後世爲文具徒掛牆壁而已。必有所以也。康叔當深思其意。優游涵養。待以歲月。徐徐使之自至於安養之地。治亂國者。易於忿嫉急迫。求功效之速成。引養引恬。和緩不迫。漸而引之。如杜詩所謂微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久病之人。驟加藥石。反以激病。安恬以補養之。引而至於和平。可也。監、謂康叔也。周公告康叔。自古王者之撫民皆如此。不可以法治之。總前三節之意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周公又舉物理以諭康叔。如稽考田畝。既用力整理而陳布修治矣。苟不爲疆畎。必有水潦之侵。牛羊之踐。又如作室家。既築垣墉矣。苟不覆蓋。必爲風雨所飄搖。又如造器。既勤於樸素矣。苟不加采飾。則樸斲之事亦徒然耳。梓材者。古人祭器多用梓木爲之。故以梓材名篇。意謂國家基業。自太王王季文武艱難積累。周公復爲之定亂。十已七八矣。今之所少。但欲隄防覆蓋粉飾。如疆畎塈茨丹雘之類而已。康叔苟不撫摩商之遺民。復爲變亂。則前日之艱難工夫皆廢矣。言命之之意至切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

周公舉成王之意申告康叔。先王既勤用明德矣。文王徽柔懿恭。不遑暇食。皆勤用明德之事也。惟先王既勤用明德以撫綏懷養。故諸侯皆來協力以終此事。今成王方專以德安和慰撫先後迷惑之民。使之皆歸王化。用能慰先王之受命。蓋先王大業十已七八。觀皇天既付中國民。可見矣。所少者迷民未安耳。是周家之所欠闕正在康叔也。康叔於此苟不同心協力。安慰迷民。其何以安慰先王所受命乎。已者。發語之辭。監、則呼封康叔以言也。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成王之意。豈苟且一時之安而已。欲爲子孫萬年之基業。迷民未安。康叔可不協力撫摩之。不能撫摩。則變亂尚未可保。何以爲萬世計哉。見聖人規模之廣大。後世創業之君。苟且一時而已。晉武帝平吳之後。何曾諫曰。陛下朝夕所論。特家人婦子之常事爾。武帝固無萬世之規摹矣。古之王者。民衆少有不安。必撫摩安慰無所不盡者。永保之念至于子孫。則不靜之根一毫不可留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二

召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誥。豐者。舊都宗周之地也。洛邑之宅。一以道里之均。受四方之朝會。一以遷有商之民。一以定周鼎。此國家之大事也。成王重其事。使召公大臣先往相宅。建作洛之規摹。故召公因作誥。使成王知艱難之理。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惟二月既望之後。史官以月紀日之法也。周公攝政之七年二月十五日。越六日二十一日乙未也。王自宗周鎬京以至于豐。豐、文武廟在焉。於廟中命召公往洛。先周公以相宅。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惟三月丙午朏。三月初二日也。初六日戊申。召公乃侵晨至洛。卜其所居。太保於二十一日受成王命而行。初六日至。夫自豐至洛。不必半月。經涉如此者。聖賢舉事。詳審顧定。故以半月在道。審定規摹。及至于洛。舉而行之。況道塗頓敝。精神未定。故三日之後。誠敬既存。方往洛邑卜宅。至則卽卜。非可以跋履之精神臨之也。卜者。古人舉事。必用稽疑。召公見至公之理甚明。所以不敢自私自用。必往卜之。卜之既吉。乃經營作洛之事。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既得吉卜。後三日庚戌。召公乃以所遷殷民築洛之基址。工築之事方興也。又五日甲寅而位成。位者。社稷宗廟之位也。基址既成。大綱皆定。翼日之朝。周公於是來洛。徧觀召公之經營。周公總大體而已。召公既役。周公乃觀上相之體當然。古人爲治之體統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郊天祭地也。周公既以達觀新邑。乃用工起宮室。欲坐明堂以朝諸侯。爲無窮之計。先祭天地而後用工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祭之七日。周公方以書命殷之衆諸侯。使來助役作洛。國家之大事也。古者王室有大事。諸侯莫不赴役。既命殷民。殷民皆趨事赴功。大抵古人作事。規摹自有次序。召公二十一日受命。初六日至洛。何以延滯半月。乍至之初。精神未定。未可告神明也。既卜之後。不即營治。必三日庚戌方以殷衆築基址者。卜既得吉。相視籌度某處可築。某處可造。故三日而後工築興也。既築之後。五日位成。又何以能成位於五日之間。先王仁恩浹洽。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樂事赴功。故其功速。亦見古之建都邑。不窮奢侈。上棟下宇。以待風雨。非若後人規摹廣大。經年而不成也。況古人爲學。精粗通貫。作洛之事。召

公諳練精熟計預事果不費疑滯五日卽成也規摹旣成周公乃觀旣觀之矣三日而祭天明日而祭地又七日而命赴役之民用工周公又何以遷延至十二日也古人舉事其事愈大其動愈遲十二日之間反覆經營規摹全備用工之後不愆于素蓋不於斤斧紛紜之時始有商議也庶殷丕作者周公命殷庶其至未一廬舍未定乃能欣然而大興作非聖人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何以感其丕作也夫侯甸男邦伯趨事赴功可也至於讎民丕作乃見周公感人之深史官書此其意深矣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此一章諸儒之說不同一說成王不在洛止告周公謂王不在洛則可謂告周公則一篇無告周公之辭也又一說謂終篇戒成王在洛告周公與告成王同使成王果在洛召公以天下諸侯取幣來獻者何以不卽歸之成王而歸之周公序言成王在豐不聞在洛史官言使太保先相宅本非自來也蓋洛邑事畢周公欲歸宗周召公乃取天下諸侯贄見幣物獻之周公使達之王召公欲陳戒於成王故與周公言曰拜手稽首陳於公及王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以諸侯之幣與召公之戒併達于王也召公謂今洛邑已成欲歸誥告殷民根本乃自於御事皆不敢指成王故謂之御事如今稱人爲足下執事之謂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已上皆告成王之辭因周公以達王也元者長也代天作子乃天之長子也商本天之長子後世失道

天卽換易。而商之命亦轉而爲周之命矣。皇天之無親如此。今王受命。奄有四方。蓋有無窮之休矣。然而遺大投艱天下之責在一身。所可憂者。蓋亦無窮。嗚呼。王其若之何。天以元子之責改與成王。王何以當之。其可不敬乎。辭之懇惻感動之至深也。

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以大邦之殷。一失厥道。天卽棄絕其命。堂堂大邦。旣爲天所棄絕。今當如何。且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在天之先哲王。可以憑藉扶持者多矣。若可世享天命。自今觀之。皆不可憑藉扶持矣。則成王安可盡憑藉太王王季文武也。商之厥後子孫。不稱天意。多見遠識者。則使之藏隱。而留於王朝者。皆鰥病多害之人。以此治民。故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皆保抱攜持其婦子。以號呼於天。欲奔亡而避惡政。出則爲紂所執。以此見商之亡非弱也。其威令尙行於國中。其法度尙嚴密。出奔者卽就拘執。民果不能如紂何。而紂果能勝天下矣。然其所以終於亡者。紂之力能勝百姓。而不能勝天。民之奔亡者。紂卽執之。固在威虐之中。至天哀于四方民。紂之威虐亦無所用。人力豈可以勝天哉。今王受天之眷命。必當懋勉用力。疾速於敬德。可也。召公之言。至此尤切。

自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我相古先王有夏傳之於子從而導迪保祐之而夏能保天意而順若天於夏如此夏先王於天如此非不可爲後世憑藉扶持以今觀之既墜其命矣又相有殷天之所以導迪保祐者亦非不盡其至而湯亦能稽順天意以今觀之亦墜其命矣然則前人誠不可倚也今王以幼沖而繼嗣必無遺老成人詢以事天治國之理王果能不遺老成人我方謂王能稽古人之德況謂庶幾能稽謀自天言咨詢老成方庶幾爾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嵒

召公前既言先王難恃天命難知能詢謀故老方庶幾知此恐成王自尊而抑之也聖賢立言本末全備既抑之必又進之故嘆息而言王雖沖子已爲天之元子矣爲天之元子苟大能以至誠包容覆育小民則今卽有休美矣此以進成王也前之抑所以虛其心後之進所以彊其志王既爲天之元子卽當自此用力亦王其疾敬德之意何者未爲元子尙可停俟既居元子之位安得不卽用力乎嵒險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之險當常常顧畏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王來都洛蓋將嗣上帝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土中者洛天下之中也召公又託周公之言以戒觀此則召誥非告周公明矣旦曰者言周公亦常曰作洛邑非徒然合天心格幽明治萬民皆自此出

稱旦曰者君前臣名也王來洛邑果能如周公之言爲此大規摹有此大功業天命至此方有所成以之治民今必休矣古人舉事規摹廣大洛邑之作上與天同大感神人之和而致天下之治爲此而作洛規摹豈不大哉周至文武天命已成召公乃言能如此天命方成者恐成王恃天命之已成欲其以未成居之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召公又教成王以治洛之法王今必當先服殷之御事使來此附介助我周家之御事不可以商周二其心要在一視同仁使商之臣與周之臣合而爲一節抑商臣之性漸染陶成日進一日至於日日進新也然又在王以身率之王欲用敬德之工當爲所不可不敬之德蓋不得不然者非有勉彊如飢食渴飲之常莫之爲而爲者耳至於莫之爲而爲則其動也天自然一視同仁合商周爲一體混新舊爲一致此疾敬德之工夫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召公又再言夏商存亡以告成王恐其聽之略也夏商之所以興亡所以長短皆非我之所能知惟不敬德者卽亡興亡長短不觀於天惟觀於敬此召公見之之的也夏商之天命蓋如此今繼受此命其

可不思夏商之所以長所以短者鑒之以續其事功又況王乃初有基業者又不可以比前也王乃初服者初有基業無他倚恃其可不敬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今王君天下如人之生子在於初生自初生而保養乃可以全其善哲命者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來也天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正在今日知今我初服者王知之否王今初服而有天下正天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之時也提而省之往都新邑敬德安可少緩王惟用德乃可祈天永命言祈天永命無他術止有敬德爲可耳曰祈者欲成王知天命之未定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滅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君德在於好生王勿以下民過用非法之故遂敢不以常法治其罪而至於殄戮恐疾一生卽損君德矣何則人君之德止在好生好生之德止在於用常法治民以常道而有功則可以非道而有功則不可蓋王所處之位在於德元元者善之長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人君以此德元覆冒天下安可以小民淫用遂損君德成王在文武之側豈不知君德之根源正在於罔厲殺人召公不已於告者恐成王於爲治之際因有所違拂而壞其本原也王果能以好生之德洽于天下小民方盡知君意以王之刑罰用於天下初非動用非法則於王豈不甚顯如春氣著物無所不徧王所以顯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君臣之間。當各盡其休。言我欲如夏歷年之久。勿欲如商歷年之替。召公言。我欲王以小民而受天之永命。永命在天。君之所以受之者。乃在於小民耳。古人言民。召公改言小民者。蓋國之根本全在小民。其興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諸侯。不在姦雄盜賊。止在小民之身。故召公原其根本。使成王知之。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既因周公達所言於王。末又殷勤至於拜手稽首言。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謂商民也。百君子。謂商臣也。友民。謂國民也。讎民百君子未從化者。友民已從化者。以此兩等之民。保受王之威命明德。召公前既言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合而爲一矣。至此又分爲讎民友民者。前自心而言。後自勢而言也。自心言之。一視同仁。合商周而爲一。自勢言之。所謂讎民者。所謂友民者。化猶未純。正將隨其宜而撫摩教迪之。謂之讎者。欲成王知商民尙伺隙失乘閒投隙。其勢可畏。警戒之切至此。初非分爲二體也。我與讎民及友民。引領翹足待王之威命明德而保受之。爲成王者。何以處此。果有威命明德。使之保受。王方終有成命。王亦顯明。我非敢自謂勤勞。言初無補於國家。但能敬奉幣帛以供王。奉諸侯之常職而已。若夫祈天永命。則在王之身。王之所當自能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三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太甲復亳而伊尹告歸。成王卜洛而周公告歸。蓋伊尹、周公、處大臣之變者也。已事而亟去。所以明吾心而嚴萬世之防也。然周公不得遂其去何也。伊尹之時。國無他變。太甲思庸。則其責塞矣。至於周公。雖卜洛以遷商民。基業略定。然其心猶未服。四方之大勢猶未集。非周公誰與鎮安之。此所以欲去而復留也。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洛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書曰復歸于亳。著作湯誥之時也。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書曰還歸在豐。著作周官之時也。他篇亦莫不然。而洛誥之序則獨不然。告洛邑之卜。周公在成周而遣使於成王也。作洛誥之書。周公歸宗周而親告於成王也。若於書序之凡例。當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歸于宗周。作洛誥。今乃於告卜之下。即書作洛誥。不復著其時。何哉。蓋本周公之志而言之也。卜定則都邑定。都邑定。則受朝會。遷商民。而周之基業定。周之基業定。則周公之去志亦定。當使人告卜之時。告歸雖未形於言。而精誠至意實與之俱往矣。孔子深見於此心。故變例而書。略作誥之時而發作誥之志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胥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此章首序作洛獻卜之意拜手稽首敬其事也朕復子明辟程氏謂如復於王之復周公蓋言我以作洛獻卜之事反告於汝明君也周公之視成王孺子也成王之視周公叔父也拜手以言之明君以稱之蓋大卜洛之事而深發其敬也世儒復辟之說蓋生於此語抑不知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王位何復之有哉君幼而百官總己以聽焉是固冢宰之職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前乎此者封康叔伐三監莫不繫之於成王則昔固爲辟自若也而今何復焉政使如世儒之說則天下之事豈有大於此者何爲下文無一語及之而專論營洛獻卜之故邪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胥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述作洛之意也營洛大政宜自天子出以成王幼沖新立若不敢及天時建都邑基周家之命而定之予乃不得不嗣太保以往大相東土其庶幾爲成王始基作民明辟之地中天下而立明四目達四聰並受四海之圖籍大哉洛邑是誠作民明辟之基也是誠周公建都之意也蕭何作未央宮不過曰非壯麗無以重威耳臨之以周公其基作民明辟之言眇乎小哉不啻天淵之間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即召誥所謂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是也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卜都之意主於商民先卜河朔黎水者因其所安也顧氏謂近於紓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其論遠近則然矣若曰先卜近以悅之建都邑至重

也。質神明。至肅也。此豈苟以悅衆之時。況本欲居洛。姑先卜黎。是命龜之際其意既不誠一矣。苟龜兆而吉也。將屈吾本意而遂居黎乎。聖人之舉措。殆不如是也。然則周公何爲而先卜黎也。意在地近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衆之所向。周公亦豈安其獨見哉。並列二說。以聽於天而已。卜黎於先者。先人後己之心也。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協從。蓋周公之心。卽天心也。無間。故無違也。黎雖不及洛。然亦周公並近商郊。審擇面勢。可建別都之地。若擇焉而不詳。是彊天之合而必龜之從己。豈聖人之心哉。始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王城也。朝會之地也。終云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下都也。頑民之居也。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云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洛都雖有二城。而成周則總其名。杜預、孔穎達、皆以下都爲成周。謂敬王繼子朝之亂。自王城始都之。其說不然。大可以包小。小不可以包大。苟成周信爲下都之名。則凡書之言洛。皆謂之成周。是以下都之名而包王城。其不可信一也。左氏未嘗有敬王自王城遷成周之明文。第言子朝既逐王。入于成周而已。敬王請城成周之辭。亦謂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則成周者。洛邑之總名明矣。其不可信二也。伻來以圖及獻卜者。周公言向者卜洛既定。使人來宗周。獻營繕之圖及龜卜之兆於王。蓋追述獻卜之事。言洛都之成。將以致告歸之請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王拜手稽首者敬受周公之言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者宅土中而作大邑天之休命也周公之來相宅乃敬承天休命非出於己私也曰敬天之休足矣必曰不敢不敬天之休者蓋明見天命之當然而不得不然也見之明然後畏之篤周公之於天命也知之深然後言之力成王之於周公也知周公則知天矣成王之學至於知天是殆非前日弗敢及天基命之成王也其作周匹休者言周公相宅營洛實配宗周其作我周家匹休之地匹者對宗周之辭謂其休美俱無窮也成王復言公既定宅使人來以龜兆來視予其卜之休祥有常永無窮之吉我與周公二人其共貞固守此基業乎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以者使之之辭也成王自謂保天命與墜天命二者皆不繫於己惟繫周公使我如何爾公庶幾永留輔佐以我小子萬億年敬天之休而不墜乎倚之者甚重而望之者蓋甚長也成王察言觀色知周公將致告歸之請故豫以是留之其於師保事之可謂篤察之可謂精矣是殆非前日未敢請公之成王也拜手稽首誨言者成王復致敬盡禮以求周公之誨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敍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成王既盡禮以求誨言於是周公舉其大者告之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告以定都之首務也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之不載者咸秩敍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

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則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告成王若闇於事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故周公以爲首務也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周公言我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成周者豈徒然哉予惟曰庶幾有事爲以大慰天下云爾下文所稱記功宗之類皆所當爲之事也方周公當國之時百官賢否雖或小不齊公固化之有道處之有方於治道未害也今成王親政之初所從百官豈容有一小人參錯其間故公必精察審擇使咸出於正無少不齊老臣愛君之心亦篤矣不授之以人而徒責之以事周公必不爾也既授之以人矣成王亦安得辭其責乎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者基業既定則當修創業之功以示天下洛邑既成周之業既定矣論創業之勳不可後也故教成王今即出命曰記錄功臣之宗勳勞之最大者以其功作元祀功臣莫不祭於大烝爲功臣之宗者居其冠故謂之元祀也漢高帝次功臣其第一久之而後定蓋功臣之冠天下觀瞻所以鎮服羣下者實繫此舉焉論功莫先於宗言宗則凡功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重於祀言祀則凡慶賞可得而推矣既發命以報其功惟申命以勉之曰汝功臣其受此褒賞之命以厚輔王室蓋示之倚任之意也臨新都而慰答功臣所以託之心腹共圖久大之業而念舊錄功風天下以歸之厚此又其樞機也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敍弗其絕者。周公既告成王以褒賞功臣。又戒以當大視功臣之載書。苟無不公。百工效之。亦皆公也。苟少有私。百工窺之。亦將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百工視效如此。孺子論功行賞。其可少有朋比乎。孺子其少有朋比。則其自此以往。臨政出治。將無不朋比。如火始然。燄燄之微耳。其所焚灼。以敍而進。自少而多。自近而遠。遂不可絕矣。其可不深戒其初乎。論功者。成王之初政。周公懼其私心之或萌。故嚴厲其辭。所以閑之於始而禁之於未發也。厥若彝者。告成王以其順典彝也。及撫事如予者。告成王以撫定天下之事。當如我爲政之時也。及云者。周公自謙。使成王先順典彝。而因觀法我之所爲也。惟以在周工往新邑者。卽周公所齊從王于周之百工。戒成王之洛。當惟以此自從。不可以他人間之也。周公爲成王慮者。可謂悉矣。示之以典。欲其遵也。教之以身。欲其效也。遺之以人。欲其用也。成王之臨洛邑。誠能循奉典彝。師法周公。信任衆賢。則治道亦無餘蘊矣。伻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者。復告成王。當使百工咸知上意所嚮。聯事分職。各就有僚。曉然不惑。奮揚興起。咸底成績。乃所謂明作有功也。苟不知上之所嚮則惑。惑則怠。怠則績用弗成矣。然則所嚮果何嚮也。曰惇大者。其所嚮也。一代必有所尙以定一代之治體。百工皆知所嚮。雖其職之異。其功之殊。而體皆惇厚寬大。共成溫裕之風俗。則是周家八百年之所尙。實定於成王。休聞顯擧。豈有既乎。漢文近於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於明作有功。而無所謂惇大成裕。周之治體。蓋非後世之所可及也。治體定。則治道成。故此章亦止於此。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頑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蘱乃時惟不永哉篤敍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周公既舉治道以誨成王此章復申言之而致告歸之請也已汝惟沖子惟終者周家之治文武周公實始之至於終之則成王之責也故周公歎息而言曰已乎惟汝幼沖之子而承如是之大基業惟有以終之乃能塞責蓋憂其不克負荷而勉其不可不負荷也前章之誨於內治爲詳至於統御諸侯教養兆民則未及焉故此章申言之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誨之以統御諸侯之道也王者之統御諸侯必先識其向背不先識其向背則以僞爲誠以佞爲忠賞罰倒置而操柄失矣然所以識其向背非用智而任術也亦曰敬而已矣敬則是心常存無憎愛之私故能識百辟忠誠以享王室者亦識其有悖慢而不享王室者所謂不享王室者非必顯然負固阻兵也庭實任土之物固與其他諸侯無異第無誠意以將之耳享覲之多儀極其繁縟苟無誠意則其陞降俯仰之儀必有不與物相稱者是以謂之不享惟其不用志於享則凡其一國之民皆化其惡惟曰不享舉無尊奉天子之心推其國之政事與將差爽侮僭褻王度而爲叛亂矣固當察之於早治之於微也豈待其貢物不至而始知之乎於陞降俯仰之間而識其向背是非心之存者未能察也乃惟孺子頑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蘱乃時惟不永哉

誨之以教養兆民之道也。周公之於民、至矣。然治道有先後之序。蓋亦有不暇爲者。故屬成王頒布我所不暇爲者於天下。王其聽我教汝於輔助斯民教養之常道。次第而頒之於民。可也。憂勉也。民惟邦本。汝乃於是輔民彝不勉行之。是基業必將不永矣。危言以感動之。欲其深勉乎此也。篤敍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者。周公復告成王以惇篤次敍武王之事。罔不如我前日當國之時。則天下不敢廢汝之命矣。武王沒。周公如武王。天下所以不廢周公之命也。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天下所以不廢成王之命也。苟成王作聰明。喜變更武王周公之政。皆失其敍。則天下安肯用一幼沖孺子之命乎。篤敍云者。典刑具在。誠意不存焉。亦徒法而已。故行之貴乎篤也。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者。告戒既終。勉以汝往新邑布政。不可不敬。我其退休田野。惟農事是明。不復與聞國事矣。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者。周公既與成王決別。以民者國之大本。意未能已。復指而言之曰。彼寬裕我民之道。前所謂棐民彝者是。不可須臾離。無或少遠之而用致違戾也。周公於將去之際。殷勤反覆。不能忘民如此。其眞知本者哉。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成王將留周公。故先歸重於公。答其誨言。稱其功德。蓋所以開挽留之端也。公明保予沖子者。成王退託言。我幼沖孺子。蒙然未有所知。公之於我。正如人之養嬰孩。寒暑飢渴。莫能自辨。皆傅養者明以保

之使其免於水火歸重於公者亦至矣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者答周公之誨言也公所稱舉以誨我者明著深實皆丕顯之德蓋欲以我小子繼先烈成天意結民心舉祀典我不敢不深是誨也文武之烈要在增光而發揚之苟止欲持循則漫頹其舊矣上天之眷要在進修而奉答之苟無以稱塞則將墜其命矣四方之民要在和調而恆保之苟使之乖離則君位危而不能居師衆之上矣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即前所謂肇稱殷禮蓋以惇重宗敬大禮之心而舉行次敍大祀徧祭百神而大享之也周公前兩章之誨大略不出此矣周公之誨以祀爲先者先其原也成王之答以祀爲後者先其實也齋明之心蓋出治之原而爲治之條理則此心之實也告者視其原受者得其實周公可謂善誨成王可謂善聽矣苟周公先言祀成王亦先言祀安知非徒既其文而未既其實乎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者稱周公之功德也周公聖德之著輝光充塞天地若可以止矣方且勤施治教于四方四方之人雖邊陬海隅亦皆旁作穆穆以發誠敬之容德益向新俗益向美前迓太平其象可見文武勤勞創業垂統以教後世者賴公再明不復迷錯我小子拱手仰成徒知爲祭主蚤夜謹祀而已則公之有大功德於我周家者亦云盛矣天下皆在周公光宅之中識其不已之心者成王也天下皆向周公日新之化識其迓平之象者成王也周公勤施不已之心雖聖人所同然征誅四國思兼三王其勤勞特甚焉信乎其爲勤施也不曰既平而曰迓平者既平則盈不可久矣迓則有

亹亹方進之意焉。周公勤勞如此。勳德如是。成王弁冕奉祭。其敢忘所自乎。其可少遠周公乎。挽留之意。莫切於是。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既稱周公之功德。言之不足。復言公之功輔養啓迪我小子之篤。罔不若是。非止前所稱而已。蓋言語所不能盡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成王留周公之心愈切矣。人君有安居而與師保議論者。有臨朝布政而接諸侯卿大夫者。此成王欲退私而臨朝也。謂我退而卽君位于朝。命公後伯禽於魯。言公不可去。封公之子以治魯國之民。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四方今始開啓其治端耳。諸侯尙未知來王來享而舉尊王之禮也。周公雖已平殷之亂。而宗禮之事未定。公之功亦未克敉寧。而豈爲全備哉。公必當開導將大我之後。爲我士師工之監視。當時爲士師工者固多。公當爲之表率。大保養文武所受之民以治之。爲四輔師保之佐。此章成王自謂我眇然幼沖之子。固不足以留周公。縱公不爲己留。亦當爲天下留。爲文武留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定予往已者。王謂公若留。我則敢往新邑。使天下諸侯欽肅將大祗敬歡協公之功。公之功亦至此而成矣。此語與亦未克敉公功對言也。前章就成王之身言之。此章又就周公之身言之。見其留之愈切也。公無困哉者。王謂公捨我求去。實爲困我。公前言規摹如此之大。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矣。而去

之何哉。公之不去。我亦無厭斁其康安天下之事不然焉保其往。公爲周之儀刑舊矣。今勿替之。則四方亦世世享我周家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周公爲成王而留。謂王命予來。欲承保乃文祖受命之民。及乃光烈考武王。受其誕保文武受命民之命也。弘朕恭者。周公本有此恭。所以欲去者。謂上下全備矣。王又深以文武爲言。是所以弘大我之恭。豈得而不留。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周公謂我既留。君臣之間。當同用工。大立規摹。孺子來相視洛邑。其大惇厚其法。用殷之賢人。周召之言。多加大者。天下之工夫。未有小爲之而能有成者也。是必委一身於其中。如人爲學。學之外無他事乃可。若一出一入。始勤終怠。豈能成德。必大惇其典。大用殷之賢人。治爲四方之新君。作周恭敬之君第一人。又言其自是洛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萬邦皆休。惟王乃有成績。苟一二邦不休。則績安可謂之成。旦者。周公自言。我以諸侯大夫及御事之人。篤厚前人已成之烈。答天下之衆。作周家誠信之臣第一人。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於王言恭先。於己言孚先者。蓋恭者治之原。治原當出於君。而臣但作孚信之先者而已。亦歸政之指也。大抵功成則退。臣之道也。周公謂制作已備。可以去矣。其本心也。

成王留之。則又更立規摹。終則有始。天行健之意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俾來毖殷。乃命寧。

周公謂成王。考我告子之言。乃盡本於文祖之德。蓋文德之精微皆在此。自加考察可也。考之一辭甚要。如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巽語之言。能無說乎。必改之繹之。可也。使來毖慎治殷之民。其必命之以寧。命者。如射命中之命。命中者必中之。謂命寧者至於必寧也。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遺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俾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周公既留。即告于文王武王。以秬鬯二卣。拜手稽首。以此心休享。不敢宿而禋于文武之前。公之一去一留。對越文武也。亦以堅成王之心。謂汝之不可不勉者。已告於文武矣。予不敢宿者。對成王之時。此心此意。即對于文武也。自是當惠順篤厚。次敘而行。無至于遺自疾之地。能如此。則萬年皆厭飫汝之德。殷之民亦日漸月漬而有所成矣。殷之民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蓋殷民乃讎民。能使之承敘。然後萬年永觀朕子懷德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史臣記當時事也。戊辰十二月戊辰也。王在新邑。在洛也。烝祭常祭歲也。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常祭止用騂牛一也。因烝祭封伯禽於魯。王賓殺禋於常祭之外。又殺牛以祭。封伯禽與祭歲對言。故曰賓。以歲爲主。此爲賓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史官記周公輔成王保文武受命終始。至此凡七年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四

周書

多士第十六

遷洛之事。召誥、則經始之也。洛誥、則考成之也。多士、則慰安之也。亦既慰安之矣。而踐奄之後。復待多方之誥。然後人情始定。與其再喻之煩。曷若一喻之至乎。曰聖人之言。不過乎物。始遷之時。如是勞來之足矣。苟預憂他日之疑而曲喻之。於己則爲躁。於民則爲瀆。非聖人之言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多士。所謂頑民者。蓋於商民之中。尤負固不悛者。非諸侯之權所能震服也。非文誥之辭所能統率也。惟置之於醇醲泰和之地。而後日漸月漬。浸以融釋。此其所以有成周之遷也。然既成而後遷。則室廬有秩。疆場有經。至者莫不忘勞。既遷而後告。則天命之公。王澤之厚。聽者莫不興起。周公洛邑之政。其次第固如此。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洛邑始成。以周公之衰爲臨之。初於此而發王命焉。光景之新。繪畫莫陳。而史以三語盡之。可謂善形容矣。序言殷頑民。賤之也。所以指其實。史言商王士。貴之也。所以開其善。序蓋孔子之公筆。史則周公之恩意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頑民、人之所忿嫉也周公以王命誥首呼之曰爾殷遺多士撫摩勞來之意見於言表略無忿嫉之氣亦可以見聖人之心矣頑民之來謂周公必以凶徒醜類見處不自意得殷遺多士之稱訓誥未孚而囂悍暴戾固已十消其八九矣弗弔之天大降喪于殷者憫其喪亂而慰免之也喪亂者非他也周實爲之也而慰勉之辭若無與焉者何哉殷得罪於天周奉天討而未嘗有心於其間也討之者無心故言之者亦若無與也旻天者自其秋殺者言之各有主也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者推本革命之公而開喻之也天既降喪于殷故周受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勑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于上帝之事威降于天而成于周蓋相爲終始者也紂固司王罰者也惟其不王而失天職故職移於周反致王罰於其身焉吁可畏也以天言之則曰明威以人言之則曰王罰所從言者不同而至明至公之理非有二也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者因其所疑而解之也弋猶弋鳥之弋謂有心於取之也周之革殷至明如此聖人何嘗以弋取求位爲嫌而急於自解哉惟頑民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則疑周之弋殷命也又疑周之求天位也聖人憫之憐之呼而告之曰非我小邦周敢弋殷命以彊弱小大之勢論之小國亦豈能弋殷命然而卒革殷命焉是天也非人也頑民亦可以少悟矣天之於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觀

天之不畀殷益信其不固亂也天既不畀殷故相助輔弼我有周俾作民主我曷嘗敢有求位之意哉是乃因其疑以解之而非以自解也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者前既言惟天不畀矣復告之以不畀之理豈在外哉是乃我下民所秉之爲善善惡惡確然不可易者也下民之爲是乃上天之明畏也秉爲卽秉彝詩言其體此言其用也始言惟天不畀而後言惟帝不畀蓋將剖析精微以示之故指其主宰而謂之帝至本其明畏之理則謂之天也言至於此所以迪頑民之性者至矣盡矣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桀之亡卽紂之亡也湯之興卽武王之興也鳴條之事凡爲商民者莫不知其應乎天而順乎人矣至於商周之際乃有疑焉觀其前則明處其中則蔽也故周公舉湯桀之舊聞以告之自其明以達其蔽也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所安則亹亹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間於桀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其所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則其惡升聞而惟帝降格矣天人之際惟極乃通治極則通格于皇天是也亂極亦通惟帝降格是也治亂雖殊極乎下而通於上則一而已帝既降格譴告災異以示所嚮於是夏邦可以深警矣尙猶弗能敬用帝命大肆淫泆惡播人口至於有辭自絕於天而天亦絕之故惟時天罔念聞也元命者大善之命也出於天而行於君者也桀以淫

洟肆于民上舉措誅賞無非私意安得有所謂元命哉元命廢則降致天罰夏祚亦從而廢矣國之元命猶人之元氣有則生無則死也夏既廢其命故天乃命爾先祖成湯殛革夏正焉俊民甸四方者湯所以盡人君之職分也人君之於四方豈獨恃一手一足之力哉明揚俊民分布遠邇使之甸治區畫各有攸守而人君之職分盡矣伊尹之稱湯曰旁求俊彥孟子之稱湯曰立賢無方蓋成湯治天下之規模惟伊尹周公孟子則深知之也明德者治國平天下之本而恤祀則致敬鬼神聚其德而神明之者也自成湯至于帝乙聖賢之品差亦不一矣謂之罔不明德恤祀者言大略不失此心所以傳世不墜也商之多哲王是豈人力哉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而然也殷之哲王亦皆操存此心罔敢失帝之則無私主則無私施也此布德行惠所以罔不配天其澤也苟不知操存失其帝則雖欲澤民亦皆私意之爲何足以配天乎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洟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積治之後雖有失道之君亦未易動搖也紂襲聖賢之餘業而其亡忽焉者積累之雖深戕敗之亦大也誕罔顯于天者言紂天理昏蔽之極其本既亡矣況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勞邦家而思所以保之乎先言不明天理次言不念祖宗者蓋天理猶有毫髮之存則追惟前人櫛風沐雨之艱難必不忍淫洟以蕩覆之也善惡吉凶之理天道之甚顯民心之共祗者也紂大淫厥洟而皆不顧焉天也祖宗也

民也。自古帝王之所畏也。紂不聽念于先王勤家。則不畏祖宗矣。罔顧于天。顯則不畏天矣。罔顧于民。祇則不畏民矣。三畏既除。舉無忌憚。窮凶極惡。故惟時上帝弗保。降若茲大喪也。惟天不畀不明厥德者。推本紂所以爲天所絕者。不明其德而已。明德、天之所賦也。明其德者。人之盡乎天者也。紂雖下愚。亦豈無是德哉。惟昏蔽蠱惑。不能明其德。人欲日肆。故其惡如上所陳也。序紂惡而以是終之。探其本也。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於罰者。言國未嘗無故而亡。泛觀前後亡國者。其致罰之由。必有可言者。況周之奉辭伐紂乎。爾頑民亦可以自反矣。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不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前章所敍武王革命之理。此章所謂今惟我周王。則指當時言之也。頑民之所以憾周者。徒見東征爲周公成王之事爾。故明告以是皆帝之事。我周王特大善承之而已。周爲天子。職當奉承帝事。帝既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翦除。告其勅正之功于帝也。惟我割殷之事。未嘗容少私意。一於從帝而無貳適。惟爾有殷王家。自不得不惟我之適矣。周不貳於帝。殷其可貳於周乎。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也。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也。當是時。頑民猶妄意成王周公或可動搖。故示以確然不可移奪之志。以定其心而一其所向云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亦豈徒割殷之事哉。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者。其曰乃審度之辭。蓋嘗審

度頑民致討之由。實惟爾大爲非度。我固不先起兵端以動爾。其作孽乃自爾邑。非他人也。又將誰咎乎。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者。告之以遷洛之意也。言予亦念天就殷邦妹土之地屢降大戾。紂既死焉。故今邪慝不正。要當遷徙。舍其舊而新是圖。夫豈得已而不已哉。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章明告以遷洛之意。予時惟其遷居西爾者。自殷視洛。則爲西也。所以遷爾居於洛者。非我一人秉德不康寧而樂爲開闔動搖也。是惟天命而已。無違者。戒頑民不可違天命也。朕不敢有後。無我怨者。言我畏天命。故於遷洛之事不敢有後。雖欲少從容而不可得爾。其體此意而無我怨也。雖然。周行天討者也。殷受天討者也。受討者之懼宜若甚於行討者。今以文意觀之。周公常懼頑民常肆。周公常切頑民常緩。是何邪。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彼誠粗知之。將喘汗疾趨之不暇。亦何待他人敦勉督促邪。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者。以其父祖之舊聞而開諭之也。惟爾平日所知。爾先人典册所載殷革夏命之事。歷然可考。我周之革商。正如是耳。以所聞於前而驗所見於今。廢興之理。亦可識矣。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蓋周以商革夏之事諭頑民。頑民復以革夏之事責周。其言以謂商革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於百僚之間。今周之於商士。未聞

有所簡拔也。安得而不怨乎。此雖頑民責周之語。然成湯革夏之政。不多見於書。因此語而推之。則其舉民望。慰衆心。合新舊。安危疑。規摹略可見也。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者。周公稱王命以大義裁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予一人所聽用者。惟德而已。故予敢以德而求爾于天邑商。爾其修令德以應我之求。不可援前比後而必我之爵也。商猶謂之天邑者。蓋言其地舊爲天子之都。理當富於賢德。敢求、亦敬賢之意。重其事而敬其辭。裁之者固甚正。待之者亦甚厚矣。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者。復諭以所以遷洛者。惟欲相率安肆矜恤爾躬。豈可反以我爲罪乎。前云。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此又云。非予罪。時惟天命。夫豈欲借天以自解哉。誠以頑民蔽蒙之極。故每舉天命之公以大警省之。使於此而有發焉。則知洛邑之遷。周蓋未嘗與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頑民之所以不安者。蓋不自知其罪之大。遷洛猶爲輕典。故此章明以告之。奄蓋與武庚管叔同叛者。昔我東征來自奄之時。爾三監奄淮夷之衆。若正名定罪。我惟大降黜爾四國民命。盡俘爲囚可也。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流竄荒裔可也。今遷爾洛邑。密邇王室。是以親比爾爲事。俾臣于我宗。法成周濟濟多遜之盛。慚染薰陶。以成其德。爲汝賜既不多矣乎。舍殷就洛。遷徙之勞。頑民所知也。舍遐逖而就中都。寬宥之恩。頑民所不知也。故明以告之。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

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罔矜爾爾不克敬爾不亟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告戒旣終乃示以恩意勉以安居樂業永久之計今予惟不爾殺者蓋頑民負罪懷慝反側不安故明許其不死所以洗其危疑也盤庚旣遷之後歷告百姓者亦曰罔罪爾衆亦是意也肯怨之惡小故告之以罔罪反叛之惡大故告之以不殺辭之輕重因其犯之大小至於與民更始則一而已予惟時命有申者前章旣已詳命之而是章之命復申告之也今朕作大邑于茲洛者蓋爲四方諸侯罔有所賓禮之地故卽土中建都以會朝此營洛之本意也亦惟爾多士所服事奔走臣我周家進於濟濟多遜之盛非居洛不可此又營洛之意也蓋營洛有二說一則以賓諸侯一則以居商士然則待汝商士者亦甚厚矣爾乃尙庶幾保有爾土而無懷動搖之思此蓋分之以田也爾乃尙庶幾安寧各幹其所止無起覬覦之望此蓋受之以業也爾能敬天惟罔予矜恤爾惟敬則畏天命畏聖人之言凡所命誥莫不祇順福祥之所集也卽天之罔矜也爾不能敬爾不亟不能保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惟不敬則不畏天命不畏聖人之言凡所命誥莫不違悖刑戮之所集也卽天之罰也明福威以示之彼安得不知所向背乎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續爾居爲長久之計爾其有幹有年于茲洛矣有幹則有業有年則有養所以能肯匡其生也爾小子乃興從爾遷者言爾之遷洛乃建立門戶之祖後世子孫之興

實從遷始。豈不甚光榮矣乎。自亡國之末裔而爲興國之始祖。頑民雖愚。其亦知所擇矣。所以作新之者。無大於是也。多士多方篇末皆有又曰。蓋殷勤以續前語。然多士王曰之下闕文。失其前語。故又曰之辭不可盡通。然所謂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者。勉以安居之大指。則可知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五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師長之言尊而不親。族黨之言親而不尊。故嚴厲者少潤澤而昵愛者多姑息。是篇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忠愛惓惓。尤致意於壽天之際。是合師長族黨之論萃爲一書。入之者深而開之者至。信乎其爲百代之元龜也。

周公作無逸。無逸。

周公遭變。作七月之詩。陳王業之艱難。而無逸之作。亦在於遷洛還政之後。其時蓋相先後也。逸豫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耳。無逸者。治源之書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無逸者。天德也。亦君德也。君子所其無逸者。凡人乍勤乍墮。蓋亦有無逸之時矣。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爲所。如魚之於水。獸之於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或利而爲之。或勉而行之。皆非所其無逸。其視乾健不息之體。猶二物也。周公之於篇首歎息而言之。所以期於成王者不薄矣。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

也。蓋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依者。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與一宮室。起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彼本非有意虐民。實未嘗知民之所恃以爲生者乃在於是也。成王生於深宮而遽處人上。周公深爲之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啓之也。周公既儆成王。復引閭里近事明之。相視閭里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諺者。縱逸則所習者下。委巷謠諺。常誦於口。此流染已深之驗也。既誕者。長惡不悛。遂至於誕妄。變文曰既。謂已至誕妄之地。則無復可救矣。惡至於此。若非誕妄。則必詘侮其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徒自苦耳。自以爲黠。而反以老成爲愚也。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之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者也。以成王之中材。向使管蔡得志。日夜扇惑戕賊之。安知其不以后稷公劉爲田舍翁乎。周公之訓。委曲至此。此乃親戚之情話。入人之最深者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嘆息而謂之。我聞。蓋語有所自來。欲成王敬聽之也。嚴恭寅畏。蓋中宗無逸之實。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天命自度。言中宗常以天命自律也。維天之命存於心。流行於天下。著見於祲象。內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仰因祲象之示。參驗省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律也。因桑穀之變而修省。此天命自度之一端耳。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故祗懼而不敢荒怠宴安。蓋深知民之可畏。而深識治民之果難也。中宗之敬則然矣。所以享國七十有五年。何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彊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至於儉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自此而下。至于文王。其眉壽無有害者。莫非此理也。孔子言。仁者壽。仁其體。敬其工。與無逸互相發也。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言其未踐位之前。備嘗勞苦。親與小人游處。小人之艱難盡知之矣。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者。蓋前日親見其難。故不敢易其發也。亮陰之制。古之人皆然。至於三年不出一語。乃高宗特以自治。聖賢之君。未必盡然。故謂之乃或。是或一道也。言乃雍。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三年不言。臣下想望一言之發。而得傳說。四海之內。咸仰其德。是言發之後。人情無不雍和。而嘉靖無怨。皆可得而見矣。嘉靖不徒休息之謂。蓋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高惠文景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安得所謂嘉靖乎。無時或怨。則非特不怨。蓋

無怨之根矣。高宗之所以壽固無異於中宗。然享國五十有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大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又發此意以深勸成王。下章論文王之咸和萬民。亦是意也。祖甲卽太甲也。不義惟王舊爲小人者。其始不義。習與性成。是所謂不義惟王也。欲敗度縱敗禮。是未居桐宮之前。舊爲小人之行也。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言其思庸而復卽王位。困心衡慮。深知小人之依。故能保養惠愛庶民。雖鰥寡之微。亦不敢侮。懲其慢之深。故操其敬之力也。太甲世次蓋在中宗高宗之前。此以享國多寡爲次也。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無逸之反也。惟其生則逸。故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使其知之聞之。其敢安於耽樂乎。耽樂之極。伐性喪生。無所不至。故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又歷數悉陳。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深警成王。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大抵守身之本。自天子至于庶人。惟先知自愛。不失其身。然後萬事自此次第而舉。起其敬而收其肆者。莫大於是。此則周公忠愛拳拳之意也。商去周未遠。故周公以成王耳目所接者言之。獨稱三君者。中宗嚴恭寅畏。不言所因。則幾於生而知之者也。高宗舊勞于外。由經履歷涉而後成德。則學而知之者也。祖甲舊爲不義。則困而知之者也。人之品學之等。無出此三者。舉此三君。其義已備。不必復廣引。非有所去取也。其論逸王。則從其多者而槩言之。亦非謂三君之後其君皆逸。以意逆志可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

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商周猶異世也文王親成王之祖也故復舉文王之無逸以告成王言愈近而意愈切矣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者將論文王之無逸先言其淵源之所自也凡有血氣每患於上陵學問之道無他下之而已矣損抑祗畏所以下之也太王王季所以克自抑畏則其用力於無逸者深矣是乃文王無逸之淵源文王則由父祖之抑畏而至於作聖者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者言其自奉之薄而專意於安養斯民耳卑服蓋舉一端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也物莫能兩大厚於奉己必薄於恤民文王於衣服自奉之屬所性不存漠然未嘗留意用力於是也則其力果安所用哉即於康功以安民即於田功以養民而已力不分於奉己故功全歸於恤民也徽柔懿恭蓋柔之徽美者也懿恭蓋恭之淵懿者也始從事於無逸者柔巽恭謹不謂之柔恭則不可其視徽柔懿恭意味光輝則大不同矣非文王之聖莫能與此也文王以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於民言小者苟匹夫匹婦未被其澤則其懷保猶未周也於鰥寡而言惠鮮者鰥寡窮民垂首喪氣文王惠綏之莫不鮮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當是時紂方在上毒痡四海文王處方伯之位而欲咸和其民戛乎有杯水勝火之難推望道未見之心勤且勞自應至是也然亦豈若後世量書傳餐代有司之任者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所謂不遑暇食者其勤勞必有在矣讀

無逸則見文王之勞讀立政則見文王之逸豈相爲矛盾者哉於至勞之中有至逸於至逸之中有至勞也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者遊田國有常制至於盤于遊畋則以是爲耽樂固文王所不爲也不曰不爲而曰不敢者翼翼之小心也以遊畋之簡則可知百用之約既無濫費自無過取所以庶邦之貢於文王者於正數之外無一毫之加也文王爲西伯所統之庶邦蓋有常供其在春秋諸侯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其來舊矣此章論文王之家法故凡無逸之條目如敦儉素重農畝恤困窮勤政事戒佚遊防橫斂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即前章之意然亦使成王知文王憂勤如此終享百年之壽則導諛之說謂勤政則傷生者亦不足信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妄爲文王憂勤損壽之說以啓人主放逸如鄭玄者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逸雖戒成王實欲後世子孫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嗣王言之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爲人君者所不能無也特不可過而已過則人欲肆而駸駸入於亂亡矣故周公之戒嗣王不使之無觀逸遊田而使之無淫于觀逸遊田淫謂過也苟必欲絕之使無則迫蹙拘制鬱而不伸非所以養德也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簡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欲禁橫斂必先絕橫斂之源觀逸遊田者橫斂之源也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橫斂四者既省用有常經自

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九貢九賦。什一之制。皆名正義順。天下之中制。過是。則害於理財正辭之義矣。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者。塞其逸樂之源也。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耳。一日放逸。所害幾何。抑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而至於二日。自二日或至於終身不反。故周公先塞其源。戒之以無敢遑暇曰。今日耽樂。當此之時。既已盡失天人之心。下無以示民而非民攸訓。上無以順天而非天攸若。是人也。可謂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也。一日耽樂。周公禁之如此其嚴。蓋人主不可使知耽樂之味。苟開其一日之樂以爲無傷。逮其既嘗此味。則浸深浸溺矣。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者。紂之大惡。數千載之後。匹夫匹婦猶羞比之。況當時夷滅尙新。惡之尤甚。故舉其甚惡者以警之。以謂苟不戒一日之耽樂。順長不已。則必至於爲紂之徒也。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逸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徵。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蓋要逸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始終備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訓告者。以格言訓迪之也。保惠者。以善道保養之也。教誨者。教戒誨語。諄諄懇惻。非特訓告而已也。訓告、教誨、皆見於言語。保惠則極其調護於日用飲食之間。功用蓋相表裏也。古之人。其德業已巍巍乎其大矣。臣猶相與訓告保惠教誨焉。況成王幼沖之孺子。豈可少此乎。此無逸之書所爲作也。邪正相爲消長。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訓誨保養。正氣充實。邪說何自而投隙乎。故民無或敢相譸張詭誕爲幻

惑以亂主聽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於小大者。言人主此其不聽君子之訓。則小人乃乘隙以邪說訓之。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掃除。使人主未厭君子之言。則小人豈敢遽進其說乎。彼固有所窺而動也。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者。先王之正刑。甚便於民。甚不便於小人。略而言之。如嚴名分所以和民則。而小人之陵僭者。則甚不樂也。省刑罰所以重民命。而小人之殘酷者。則甚不樂也。薄賦斂所以厚民生。而小人之貪侈者。則甚不樂也。故小人得志。必盡殄滅之。而後歉於志。民始無所措手足。心口交怨矣。爲人上者。至使其民心口交怨。則其國亦曰殆哉。此蓋消長存亡之機。故周公懇懇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知而弗去。所以爲智之實。不蹈其哲。則去之者也。非智之實也。故周公稱三宗。文王之哲。必以迪哲言之。謂允蹈其知而弗去也。曷爲而知三宗文王允蹈其知而弗去也。凡人平居無事之時。孰不知自反不責人之理哉。及謗讟入于耳。激于心。則平日所謂自反不責人者。忽然忘之。肆其忿戾。無所不至。是非能蹈其平日所知者也。惟文王三宗則不然。厥或告曰。小人怨汝詈汝。則大自敬德。益修其所未至。其所誣毀之愆過。安而受之。曰我之愆。信若是。欣然不怒。不止於不敢藏怒而已。蓋初無怒之可藏也。

如上所陳。方未遇怨詈。未見誣毀之時。豈不知此爲美哉。至於身當怨詈誣毀之際。能蹈其所知者。惟三宗文王爲然。斯所以爲迪哲也。深味三宗文王之聞怨詈。其工益新。其心益平。聖學之緝熙。君道之廣大。斷可識矣。成王與後嗣王。若此其不聽。不思三宗文王之迪哲。人乃或譸張爲幻。造飛語以惑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不能不信之。則以爲果若是。不永念其爲君徧覆包含之道。不寬綽洪裕其心。以其譸張無根之說。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無辜。遠近小大。有萬不同。而其怨則有同。皆叢集於一人之身。其何以當之哉。兩章皆言此厥不聽。蓋不聽君子之言。乃國家存亡之決也。雖幽厲之主。豈不知眇然一身。不能勝億兆人之怨哉。惟其不聽君子之言。故小人譸張幻惑。百端千緒。使之不得不信。信則自至於怒。怒則自至於虐。終之普天同怨。無所避之。盍亦謹之於聽受之初乎。周公教戒既畢。復歎息而使嗣王監于茲者。蓋一篇之訓深切至到。欲其永監于此也。無逸之篇七更端。每以嗚呼發之。蓋深嗟永歎。其意在於言語之外也。始以逸豫爲戒。終則以棄忠言。惑邪說。壞法度。治誹謗結之。惟無逸然後能去其病。而所以保無逸者。亦不過是數者之戒也。苟不幸而有是病。其趨於逸豫。如水之就下。而逸豫者亦所以生是病也。故以是而終無逸之義。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六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召公不疑周公。前輩辨之悉矣。於其盛滿而欲去。周公反覆留之。不遺餘力。後世權位相軋之際。排之使去。則多有之。挽之使留。蓋亦鮮矣。周公固不可以後世論也。然大臣之秉心。公則深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公私之間。世主所當深察也。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君奭。

成功不可居也。洛邑成而周公告歸。蓋與召公同心也。已而成王盡禮以留之。周公既幡然而改矣。而召公猶守前日欲退之心未改也。故於師保左右輔相之任則不說焉。周公乃作此書。反覆開諭挽留之。於是始爲周公留。周公聖人也。視周公以爲去就。可以不差也。召公於吾心之未諭。未嘗以周公留而我亦留。不苟於隨如此。及其既諭也。非特暫留於一時。相成王。又相康王。身任託孤寄命之責而不辭。蓋有味於周公之言矣。惟其重於隨。所以篤於信也。嗚呼。斯其所以爲召公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

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以名相命周初蓋猶質也殷之喪亂自後世之私言之則殷之禍周之福也多士告殷民而曰弗弔則憫勞之辭耳今周公之告召公周家大臣自相與語亦首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爲心不幸而遇喪亂又不幸而任此責豈其所樂哉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之矣其何以承之乎我不敢知曰其基業永可保信期於休盛惟順天則庶乎輔成我之誠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而自棄於不可爲也人之於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彊謂厥基永孚于休恃而不修者也意天之必福己者也謂其終出于不祥懼而不自彊者也意天之必禍己者也天無必必非天也必之者非知天也周公謂吾之於天豈敢計禍福必之哉惟盡在我之誠以順天而已復嘆息引召公前日之言而質之召公已嘗曰是在我矣我亦如召公之意不敢自惰而安于上帝之命盡相與悉心而奉天曷爲遽忘前日之言而欲去也召誥言天屢云我不敢知與周公若合符節則召公前日之言可推矣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者周公告召公苟弗永遠念天威之可畏於今日我民無怨尤違戾之時遂謂天命已固民心已安可以退身而他日之事則惟他日之人在我後嗣子孫之側者自任其責召公之意雖若此如萬一後嗣大不能恭敬上下驕慢侈肆遏絕佚墜祖宗之光明則宗臣之義可云我在家而不知乎固不得以既退而逃其責也曷若

今相與勉留而扶持之乎。天命不易。天難諶者。不易蓋天命之理。天命至公。不可攀援。不可倚著。古先聖王所以兢兢慄慄若隕深淵者也。驗吾心操舍之際。則知之矣。自天言之。則曰不易。自人觀天言之。則曰難諶。易而信之。則未嘗知所謂不易者也。乃其墜天之命。則其亡忽焉。不能少經歷歲時。斯其所以爲不易難諶也。其可謂天命既固而不扶持之乎。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於我沖子者。既言天命難保。又言保祖宗之業者。責實在於周公。前人文武也。恭明德。恭承文武之明德也。是責雖在我。我豈能自有所爲哉。不過啓迪開導前人文武之光明。施於我幼沖之成王而已。明德者。光之體。光者。明德之發。由恭承。則言其體。由施用。則言其發也。玩非克有正之辭。則周公退託求助於召公之意在其中矣。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者。凡分章。皆更端又曰。則紀其語之既終復續。形容議論之起伏。幷與精神而寫之者也。天命不易。固不可信。在我之道。惟思文王之德。則可以延世。天必不用釋於文王所受之命也。徒信天而不知反求。則以天爲在外。信文王所以得天者。是則信天之實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求天者莫親於文王也。言此者。所以繹迪前人光之意而終之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屛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

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以四休於前人也伊尹之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故曰格于皇天言其通於天也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帝心故曰格于上帝言其通於帝也自其徧覆包含言之則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則謂之帝天譬則性帝譬則心初非二也凡書之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所輕重至於此章對言之則見聖賢之分焉格于上帝猶以存主者言之也至于格于皇天則渾然天體不可以存主言矣雖然太甲之保衡卽前日之伊尹也佐湯則格于天佐太甲則格于帝何也非伊尹之治化不若前日太甲則不若湯也伊尹之於太甲亦未嘗以其不若湯降一等而自貶也咸有一德之篇固以湯期太甲其未入聖域未格皇天蓋太甲之責也巫咸亦太戊之輔相也不置之伊陟臣扈之列止言其乂王家何也咸之爲治功在王室而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祖乙之有巫賢武丁之有甘盤不言其治功高下者蓋周公之論本非爲方人而發成湯與太甲太戊致治有聖賢之異其辭不得而同伊尹於成湯太甲所事有前後之異其辭不得而同巫咸與伊陟臣扈並時有優劣之異其辭不得而同若巫賢甘盤各著聲烈於一朝無所疑混固不必銖銖而較之也巫咸之事不見於經矣武丁詢學于甘盤既乃遁于荒野而四海仰德實傅說之力捨說而舉盤者蓋盤源也說委也先河後海之意也率惟玆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者言是六臣率循深惟此道而勳名各有陳列布在天下故殷家之禮升而配天多歷歲序惟天子祀以祖配天而

冕服鼎俎。莫不配天之數。然則配天之禮。蓋天子之禮也。自湯以諸侯升陑。用天子之禮。久而不墜。實六臣之力也。六臣所率惟者皆此道。而心之所至。則有差焉。孟子論伯夷伊尹孔子。而終之以是則同。亦此意也。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者。命而曰純。言其眷命之甚篤也。眷命之甚篤。則以商家富實百姓。厚於民。故天亦厚之也。是蓋六臣深知根本之所在而祈天永命也。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者。王人王也。六臣格其君心。其王罔不秉君德於上。明恤猶顯比之謂。蓋顯然以至公拊恤天下。在內則逮卑賤之小臣。在外則逮於藩屏之侯甸。內言小臣。極其目也。外言侯甸。舉其綱也。恩意浹洽於內外。公平周溥。斯乃所秉之君德也。後世之君。私昵小臣。優伶僕隸。光寵赫奕。而偏愛一國。如平王之貳于虢者。卹之非不深。可以謂之明卹乎。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者。言君固秉德。況凡奔走在列者。惟此之故。惟德之稱。以用乂其君。君德成就。彰信兆民。凡有所爲於四方。安得不如卜筮之神。民罔不信乎。乂云者。規諫箴誨以治之也。六臣下實其民。上格其君。又號召天下之賢俊。使朝夕以道德之言。涵浸薰陶。以底於罔不是孚之盛。此眞大臣之職業也。大臣之職業如此。召公不景行行止而遽言退乎。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閒者也。天無私壽。惟其至平通格於天者。則壽之。平則常永悠久。有壽之道。壽其當壽。無所加損。斯其所以爲天也。斯其所以保乂安治而壽有殷之祚者也。前章序

成湯伊尹而下。君臣各盡其職。不虧不偏。蓋平格之實也。天之保乂有殷如此。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曾不賴前人而免焉。益見天之無私壽也。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者。周公言天命之無常。而歸重於召公。商家先哲王之多也。基業之厚也。一旦失道而滅。天曾不以私壽之。況我新造之周。天命未固者乎。汝召公勉留。而爲周家永久之念。則有固命矣。國命之固不固。惟繫於召公念之永不永。其忍不爲此而留哉。召公而永念。則天命必固。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否則身與國俱辱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商與周接。其興亡既可見矣。若文武之朝。則召公回翔其間而身履者也。故周公復舉其親見者以警之。割、裁也。申、重也。勸、勉也。上帝之相文王。裁割其偏。申重勸勉以日新其德。以集大命於其躬。德成則命集。德者命之實。命者德之致也。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蓋所以割文王之德而致其密察之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不已。蓋所以申勸文王之德而進其緝熙之學。文王之密察緝

熙是乃上帝之割申勸非復有詔之者也文王既集大命則任天下之責故其心庶幾能修和於諸夏以盡其職分太和雖貫古今盈宇宙而不息然紂爲天下宗主窮凶極虐戾氣充塞而和則愆矣修而復之實文王責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則修和之實也所謂修和蓋本於割申勸以修己之和推而放之於諸夏也尚克者望道未之見之心也如曰已克則豈所謂純亦不已乎文王之所以內進厥德外和有夏合內外之道者蓋亦有賢哲之輔焉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是五臣者皆肖附先後以輔文王可謂盛矣文王猶歉然未足復曰人材之少無能往來君民之間以迪導常教於下者故文王自視蔑有少德降于國人賢已衆而視之若寡德已盛而視之若無此乃純亦不已之心也想召公聞此言反視己之功業眇然一羽之在太空敢自謂成而欲去乎文王既不已如此亦惟五臣者純一佐佑秉德不移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顯其君而受殷命故曰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迪見者蹈履而實見非小知之窺測也冒聞者覆冒而徧聞非一事之感格也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孔氏謂虢叔先沒意其或有所傳歟武王繼世文王五臣雖一人先沒惟此四人者尚蹈有祿位蓋言賴故老之猶存也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者言四人後與武王大將天討虔劉其敵蓋言其集大勳也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者既集大勳遂顯其君惟覆冒之所及大盡稱武王之德蓋言其達聲教于四海也造端於文王故論其原成終於武王故論其效固相爲終始也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預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留

召公而非欲爲人物之評也文武君臣於天人之際佑曰純佑知曰迪知見曰迪見聞曰冒聞將曰誕將稱曰單稱凡皆致其一知其至大其用極其效非若後世乍出乍入安於小成者之爲也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者周公言今兩聖五賢之責皆在我之一身懼不能勝若游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求助之切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者此小子乃指成王言成王雖已親政然幼沖小子未知艱難政當同未在位之時而盡瘁扶持之不可以成王既在位而大責我以當去也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者言召公若收斂退藏罔勗勉成王之所不逮以耇老爲德高視遠引不降心而屈留則周家之治可憂矣鳴鳥蓋是時周方盛隆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周公謂召公若收斂以老成自居不屑國事則我豈能獨保今日之盛在郊之鳳將藏而不復聞其鳴況敢言進此而有所感格乎自後世觀之天下可無召公不可無周公而周公於召公之去反惴惴然惟恐其不留焉斯周公之所以爲周公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兹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周公歷陳文武股肱之盛復嘆息告召公肆其監于兹勉其視此而自彊也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者周公深思王業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文武之受命其休則無疆也迹夫后稷公劉以來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也思其休豈不可喜固當有以承之思其艱豈不可懼固當有以保之苟欲潔其身而不爲社稷深長之慮則亦硜硜然狹隘之甚矣告君乃猷裕者告召公勿狹隘欲去盡謀所以寬裕

者可也。鄭氏謂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於寬裕。是也。蓋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溼。欲其調齊。槃錯芬結。欲其解紓。黜闇汚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耳。一旦政柄有歸。方欲償前日之志。而反不得遂焉。此所以鞅鞅不悅也。是則然矣。盡謀所以寬裕者乎。誠寬裕其心。遠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展布四體。爲久大之規摹。則向來勤厭急狹之病。自融釋於平寬之域矣。我不以後人迷者。周公言。我終不獨善而使後人迷亂。此蓋自言其所以不去者。而亦以勉召公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此章舉文武所以命召公者以感動之也。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者。前人、文武也。文武布宣其心。乃悉傾倒以命汝召公。置之輔佐。儀刑具瞻。俾作汝民之根極。其命之辭則曰。汝明明勉勵以配偶輔佐王者。命之大如此。爲召公者。在至誠服乘此大命。不可失墜。今而遽去。則是墜此命而非乘此命矣。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者。又追文王之殊遇以感之。召公縱不爲成王留。不爲周公留。盡亦惟念文王前日眷遇之厚德。爲我周家大受無窮之憂責乎。想召公聞斯言。必竦然動於中矣。洛誥。周公之復留。實以文武之故。今召公欲去。周公復舉文武以感之。非惟周召一心。而文武所以使人惓惓於再世之後。周公父子兄弟間固不待論。而召公之爲此老身而不敢言

歸。則其待大臣者亦可得而推矣。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告汝朕允。周公言。凡所以告召公。皆我所確信允當而不可易者。非苟言之也。保奭。呼其官而告之也。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者。深勉召公之畏天也。是心不存。則雖前日天降禍於殷。覆轍未遠。猶不知省其用力於敬。爲我監觀殷亡之大亂。以此之故。念我天威之可畏。而于時保之。是心存。則天威蓋凜然矣。監殷。召公所自監。而謂之以我者。以周公之重而敦勉之也。召公成德之彥。其操存者熟矣。牧野之事。寧有遺落而忽亡之乎。蓋心不可有所倚。當其欲退之心重。則心倚於退矣。倚於此則遺於彼。此周公所以大儆之以操存之工也。然召公所謂不存者。豈若常人然哉。亦毫釐之間耳。惟周公能見之。惟周公能治之。當其相與語。微有不寬。隨以告君。乃猷裕開之。微有不存。隨以其汝克敬斂之。開斂於眇忽將形之際。是以洙泗鑪錘之妙。而用於豐鎬鼎鉉之間。何其盛也。周公復言。予不信惟今日若此告諭。予固每惟曰。所以念天威而保之。實因我二人。豈可捨去。蓋嘗問汝。汝之見有合於此哉。其不合於此哉。汝則言曰。誠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功業日盛。福祿日增。惟是我二人將不能勝。盍相與避滿盈乎。其汝克自敬德。益加抑畏。明揚俊民。布於列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啓滋至之

天休。毋徒惴惴欲去也。若他日天下廓然無事。則在汝推讓後人於大盛之時。超然肥遯。吾不汝禁。今豈辭位之時乎。周公復歎息而言。篤於輔弼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功緒既見。要當終之。故我欲咸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孜孜勉勉。必至大冒海隅出日之地。無不率服。惟上所使。然後始厭吾心。始不負大臣之職業。始可謂之丕時。可以讓於後人而去也。其後召公歷成康而猶未釋大政。豈非念海隅率俾之語而自視常歉然乎。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惠順也。周公告召公。我所以不順汝欲去之意。乃若此多誥諄複而留汝者。予惟用閔于天之於民。欲生養之蓋甚艱難。今方有端緒。召公乃捨去而不肯成就之。是誠大可憫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周公深見於此。故見賢者欲去。民將不得遂其生。則爲天憫之也。前以文武留召公。今以天留召公。意益切矣。

召公其敢不留乎。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召公之欲去也。見民之罔尤違。謂民心已安而所可保也。此其欲去之根。故卒章復深言民情難保以警之。歎息而謂召公。惟乃踐歷諳練之久。固知民之德。亦罔不能厥初。今日之罔尤違。蓋亦易事。惟念其終則難保而可畏耳。其祇順此誥。思保民之難。往矣。敬用其治。不可易也。此召公已留而周公飭遣就職之辭也。然洛誥周公之留。則有酬答載於簡册。此篇乃無召公肯留之語。蓋召公之於周公。猶顏

予之於孔子之不違如愚。其領受之意固見於眉睫之間矣。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七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文王之隆而蔡叔以囚。蔡叔之囚而蔡仲以封。安或生危。危或生安。二類相召也。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蔡仲之命。

嗚呼。孔子序書。何其深見周公之心也。周公之囚蔡叔。豈得已哉。叔未死之前。周公之心。所謂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者也。豈能遽必叔之不能改哉。叔既沒矣。此望絕矣。於是以平日友愛之至情。不得施之於叔者。併施之於仲。命諸王以封之蔡焉。書曰。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嗚呼。何其深見周公之心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冢宰。首六卿而總百官。天子之相也。周公以三公而下行相事者也。周制每以三公兼六卿。抑有深意焉。三公無職。六卿則分職矣。三公論道。六卿則行道矣。以三公兼六卿。同精粗源委於一體。可離非道也。史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主少國疑之時。冢宰之位。乃社稷生民之根抵也。是位一搖。則天下岌岌乎殆矣。今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三叔乃流言倡亂以搖

之豈周公一身之利害哉是乃欲傾復文武之社稷塗炭四海之生靈得罪上天得罪宗廟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而私也象之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耳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天下之安危矣雖欲遂友愛之心於三叔不可得也心一而位殊也乃致辟管叔于商者始禍造亂不得而赦致云者有重之難之意所以深著周公之不得已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者蔡叔之罪次於管叔故不殺而囚猶從之以七乘之車則異乎凡民之縲紲者親親之恩也降霍叔於庶人三年不齒者霍叔之罪又次於蔡叔故不囚而降編於民伍甫及三年而復其國也於蔡叔霍叔每求其輕是以知周公之於管叔亦欲求其生而不可得也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者周公釐然於三叔之刑友愛之情鬱然不舒幸而蔡仲能用敬於德則亟擢之雖爲官擇人亦以少釋此恨也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者蔡叔迷復不反雖命其子於王還其舊封而吾心終不滿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命書之辭雖稱成王之命實周公之意也率德率文王之德也改行改蔡叔之行也於善云德言其實然於惡云行言特所行之過而非中之實然也蔡仲生於憂患監祖懲父是能謹其道而塗轍不差也審所擇者也肆故也以其能謹厥猷故予命爾侯于東土戒以往卽乃封敬哉者欲其毋失此心也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者周公以兄弟爲體不忍蔡叔叛亂之愆播於天下其心愧恥若撻於市欲

亟掩覆之而不可得。故望蔡仲庶幾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不忠不孝。乃蔡叔之愆。苟其子能反其道。子之新善著。則父之舊愆庶乎其掩矣。仲之勉於忠孝。豈特蓋叔之愆。亦以解周公之愧恫惻怛之意見於言外也。爾乃遹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者。蔡叔之惡。既無以貽厥子孫。仲乃一國始封之祖。創業垂統之責實繫焉。盍進其步武。自我作古。克勤不怠。以垂法於後。斯須之怠。則流弊或在於數百年之外。不可不謹其源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者。文王之常訓。固仲所當率也。蔡叔之違王命。仲克庸祇德。若不必戒也。而猶戒者。周公哀痛創艾之至也。周公視兄弟子孫。藎然慈愛。惟恐有毫髮之傷。不幸三叔連叛。傷公之心多矣。兄弟子孫之間。豈堪有再違王命者。以重傷公之心乎。故仲雖不必戒而必戒。是乃周公哀痛創艾之至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

處安樂者病於肆。處憂患者病於拘。不幸而過寧拘無肆。然拘者要不可不開廣之也。蔡仲生長於叛亂幽囚之中。雖動心忍性。克庸祇德。豈無或過於拘者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此言天人無適無莫之理。以開廣之也。天無私親。所輔者德。民無常主。所懷者惠。仲其無以父之惡得罪於天人。迫蹙而不敢騁也。進爾之德。布爾之惠。斯得天人之助矣。不德不惠。則叔以文王之子而不得保其身。有德有惠。則仲以蔡叔之子而不得辭其國。天人無親。無常至公之理。於斯可見。仲盍鑒此而日新其功乎。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此言善惡殊途同歸之理。以開廣之也。凡曰爲

善。質文異尙。而歸治則同。凡曰爲惡。彊弱異態。而歸亂則同。仲之率文王之德。改蔡叔之行。兢兢乎其甚謹矣。故使之大其心而廣之。博觀萬善。隨其時乂。奚獨率於文王。並戒萬惡。絕其本根。奚獨改於蔡叔。所以進之者洪矣。

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建國之始。圖事揆策。必審其始而思其終。終始具舉。然後可久可大。而不至於困。徒謹初而不思厥終。則終至於困窮。雖蔥然憂懼。猶無益也。有始斯有終。理本相對。實未始在於始之外。所以不見者。特思之未盡耳。惟云者。思之之謂也。語以謹始。而復授以慮終。竭兩端之教也。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者。告之以諸侯之職也。勉其所當爲之績。欲其無邀功生事也。睦其四鄰之國。欲其無結怨起隙也。是二者。乃所以蕃屛王室。和協兄弟也。苟邀功結怨。社稷將傾。況能翼衞王室而不失兄弟之懽乎。康濟小民者。民惟邦本。康濟之政。必下逮於至微至弱。然後可也。上奉天子。旁睦友邦。下安民庶。是乃所當懋之攸績。諸侯之職畢矣。觀策戒蔡仲之辭。則周家所以示德意於諸侯。安靜鎭定之規摹。可槩見矣。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率王室。待諸侯。撫小民。隨時隨事。莫不有中。率皆自於中。則無過不及之失也。舊章、蓋文武典憲布在侯邦者。所當謹守而已。不可作其聰明而變亂之也。大抵舊章平實久大。例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尤欲亂之焉。不作聰明。則天之德也。苟作之。則非天之聰明。特沾沾之小知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曰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所以戒其出於己者也。聽覽不貴於速。而貴於詳。迎刃立決。顧盼生風。似若可喜。然忽略疎快。動皆愆尤。凡讒說姦言。易嘗不乘其匆遽之時而入乎。惟詳其視聽。則定而後應。安徐審訂。表裏畢陳。側媚之言。將望洋而不敢進。故詳者。乃聽覽之大法也。苟惟不詳。豈能不以側言而改其法度乎。規矩法度未至於樂循理。則常若維縶而側言乃解其縶而縱之逸樂之場。故從之也輕。曰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所以戒其臨於人也。兩者交盡。則不負分茅胙土之意。而爲天子所嘉矣。復嘆息而飭其往。申之無荒棄朕命之戒。以蔡仲恂恂祇畏。豈荒棄王命者。蓋地之遠也。時之久也。敬或有時而衰焉。將行而復戒之。所以俾其著之於心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淮夷與奄成王之時。蓋皆再叛。大誥周公東征。固已序淮夷之叛矣。此序復云成王東伐淮夷。是再叛也。多士固言昔朕來自奄矣。此序復云成王遂踐奄。是亦再叛也。踐、滅之之謂也。奄復遷其君於蒲姑者。按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奄實濟紂之惡。武王之時。既用師矣。至是。蓋三加兵於奄也。長惡不悛。故不得不遷。以變移之。將遷而先告召公。有以見周公於軍國大議。未嘗敢專。非惟善處同列。蓋

肱股心膂自應一體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八

多方第二十　周書

自大誥訖于多方。所以經理殷民者。何其勞也。蓋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德澤在民者深。而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奔播竄匿。幸災伺變者。尙多有之。不幸而武王崩。成王幼。管蔡造禍。以喜亂之徒。因思舊之情。乘內難之隙。三者參會。故其爲釁鴟張蟠結而不可解。當斯時也。非周公之忠聖勤勞。亦曰殆哉。雖然。是固周之不造。而實則天之大扶持保佑有周者也。人之稚齒百疾。先見則必過加調護。凡傷生伐性者。一不敢萌焉。所以培固眞源。克登上壽者。蓋以少年多疾之力也。成周八百年之基業。可於此占之。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方。

多方與多士。辭指相出入。多士。旣遷殷民而獨誥新民者也。故其辭視多方爲略。多方。旣踐奄而徧誥庶邦者也。故其辭視多士爲詳。宗周。謂鎬京。王者之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衞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卽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

多方。周公以王命誥者也。史之記載。先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何也。示有所統。君臣之大義也。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終。以見大誥、康誥、多士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漢儒乃謂周公嘗居攝稱王。以啓王莽之亂。其亦未嘗深考於此邪。猷告爾四國多方。而繼之以殷侯尹民者。雖以道徧告四方。而意則主於殷民。故復挈嘗爲殷侯長民者而告之也。殷侯、謂武庚。前此則殷稱王。後此則殷爲宋。遷洛之衆。不能悉至。鎬。故呼嘗爲武庚長民者使致告於其衆也。主於殷民。而徧告四方何也。三監之叛。淮夷與奄。相挺而起。則其驅扇者廣矣。今雖平殄。然餘邪遺疾猶或在人肺腑。恐其有時而發也。於是渙汗大號。歷敘天命之公。古今之變。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國多方咸與聞之。大破其疑而深絕其根者。蓋在於是。兵寢四十餘年之盛。其亦訓誥之助歟。

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

周之革殷。乃奉天命之公。非私取之也。我惟大降黜爾殷命。公天之罰。明白正直。未嘗有纖芥覆藏蔽匿之意。爾多方殷民。蓋罔不知之矣。天命至公至明如此。爾武庚爾頑民。尚迷不悟。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謂大肆其圖度校計以求天之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於保宗祀之道也。天命可受而

不可圖圖則人爲之私而非天命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於是上引歷代所以失天命受天命之明證以示之桀之惡上通於天惟帝降監感于有夏譴告而警動之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言天譴愈甚桀惡愈長方且大其逸豫雖憂民之言尙不肯出諸口況憂民之實乎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者言桀逸豫順長乃至于大縱淫昏天理曾無暫開之時凡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者勸則孳孳勉勉欲罷不能之謂也雖閭巷之人豈無人欲少醒耳目清明之頃乎此卽所謂勸于帝之迪惟其介然之蹊旋卽湮塞所以泯然衆人也至于桀則終日昏酣未嘗發見天理或幾乎息矣乃爾攸聞者警之以桀之自絕於天汝所素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厥圖帝之命謂不順受帝命而以私意圖度之是逆天也蓋與武庚頑民同病也帝命在民承帝之命惟有愛民更無他法桀外圖帝之命反抑塞民之生理何異卻行求前乎麗民之所依蓋其生理也若依於仁依於賢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紂一皆抑塞遏絕之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也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者原其亂因蓋始于內亂甲始也末喜之嬖是也蠱其心敗其家然後流毒于國於天下探其根而言之也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憯日欽劓割夏邑者言桀之心既蠱惑自應悖虐不能善承有衆自應不能大進於恭而大進其舒慢以侮虐斯民自應專擇夏民貪叨忿憯者欽崇尊尙之同惡相濟以戕虐邦邑生於其心其流必極於此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則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桀既暴虐。失君德而不能主民矣。故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曰求曰降。豈眞有求之降之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爲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者。天命湯代夏。刑滅其國。天之不畀於桀者大矣。然非天大絕之也。桀之絕天者大。故天之絕桀者亦大。有是形則有是影。影之小大隨其形。未嘗有毫釐之加損也。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者。義民知義之民也。桀之世。四方其少君子哉。顧其三宅無義民。則所任者皆不義之人矣。義民在下。素志不伸。雖多何補。故周公慨嘆桀以爾多方之義民。藹然輔世長民之具。混混同流。相隨覆亡。不能永受衆多之服享。猶負米而飢。載泉而渴。蓋深哀之也。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者。言桀既有義民。不能用。則所謂夏之恭多士。蓋皆叨憤之人。前章所云日欽者也。彼既以姦惡爲桀所尊用。豈復能明達不惑。保養斯民。乃相胥專播其虐于民。民被其虐。甚至於凡有所爲。欲耕則害其耕。欲賈則害其賈。無一能達。四向皆窮。如抵牆壁。所謂至于百爲大不

克開也。民窮如此。安得而不變乎。凶德相濟。所以益速桀之亡也。言雖指桀。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寧不怵然內愧。其顙有泚。何周之敢怨乎。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者。簡擇也。當是時民方擇君故也。湯所以能以爾多方簡代夏主民者。其道豈有他哉。謹其所依而已。前章不克開于民之麗者。言民之所依也。此章謹厥麗乃勸者。君之所依也。湯深謹其君之所依。所以爲勸民之本。徒善其外而不謹其中。心之所底麗依止。蓋未有能動者。厥民所以儀刑觀法者。亦用此而競勸。感之非自外也。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者。言商傳世之多。要皆不失其所依。明德謹罰。正指君之所依也。明德、德之實也。謹罰、仁之發也。君道依於明。依於仁而已。商傳世之君。德固有淺深。然大略不失所依。亦皆能用以動化勸導斯民。其刑其赦。亦皆能用以勸民。赦而民勸之。猶可也。刑、使民畏耳。亦克用勸。則有默行於刑赦之間者矣。蓋所謂明德、謹罰之本。而君之所依者也。每語結之以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動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者。多方雖誥四國。而主於商民。則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之成命而亡之。是誠可憫惜也。天命至公。操則存。捨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捨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序嗚呼於王若曰之上蓋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又所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複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預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爲口實者矣故於周公誥命之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者言天未嘗用意棄夏商乃二國自絕耳教之以自反而不怨天也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者言孽非天作乃紂自作此章論夏商二國乃惟皆指其自作之孽也紂以爾多方之衆惟意所適大肆淫泆不順天命而妄圖度焉凡人欲之作天理之逆皆是也惡之播於人口者謂之辭方惡之未熟也大者則傳道之至於瑣屑者猶未暇舉焉至於肆欲逆天其惡既熟則民不堪其虐無復諱避雖瑣屑之惡極口歷數一一有辭是民既棄之矣天固不得而不棄之也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者集乃積集之集享乃享國之享治世之政聚其所以興所謂集于享也亂世之政積其所以滅所謂不集于享也桀圖其政既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邦代之豈非桀之所自取乎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者商親代夏爲紂者可以永鑒矣反于紂之淫逸而

又加其逸焉所謂逸厥逸也言罪浮于桀也不蠲不潔也紂圖其政無非穢濁不蠲日進長惡既極故天降是喪亂焉又豈非紂之所自取乎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者言紂雖當亡天尙以先哲王之故未忍遽絕而待其改也紂固無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聖狂罔念克念之機所謂可改之理也聖者通明之稱周官列六德以教民而聖居一焉則非大而化之聖矣若大而化之寧有罔念又豈狂者一克念而遽可至哉然大而化之之聖亦通明之極而化之者也狂而克念亦大而化之基也斯所以皆謂之聖也雖曰通明不念則狂雖曰狂惑能念則通其機惟在於念與不念之間紂雖狂惑如其能念則作聖孰禦哉惟有可改之理故天以商先哲王之故徘徊五年須而待之暇而寬之依依於其子孫而覬其改焉紂乃大爲民主肆於民上曾無少善可念可聽然則天絕紂乎紂絕天乎周公知天未遽絕紂可也何所見而能數其年也我之未忍民之未厭斯則天也民由之而不知聖人與天爲一動靜久速極於著察故明數其年謂之五焉此蓋武王周公之所獨知說者乃牽合歲月以附其數亦外矣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紂之改終不可待也天於是求民主於多方大警動以浸祥讁告之威開發其能受眷顧於上天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獨我文武克享天心故眷命集於周焉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

惟典神天者。言其所以受上天眷顧之實也。得民者。得天之實。故前章論夏之亡。必本於不克靈承于旅。而文武所以得天者。亦惟曰靈承于旅而已。民承君者也。君於民衆亦謂之承者。民可近而不可下也。承而謂之靈者。文武之於衆。承接拊循。融融乎其善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德之爲重。舉者莫能勝也。文武之於德。能勝而用之。則其力過孟賁遠矣。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於天下者。惟力薄而奪於私欲。故駁而不純。是知德者。非有眞力則莫能勝。莫能用也。文武溫然承其民。毅然舉其德。是誠可以主大衆。膺大任。而典神天之祀矣。故天之所助。有加無已。式教我用休。簡擇而畀以殷命。尹爾多方焉。天蓋不言。所謂式教我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也。文武既得乎天。天理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是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蓋深諭天下。以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遏汝者哉。乃無一能當天之眷顧者。今天既命我有周而定于一矣。猶洶洶然不靖。欲何爲也。明指天命而警服四海姦雄之情者。莫切於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由大誥而至於是篇。周公之誥。亦既多矣。憂其瀆而玩也。故明告以自今我不敢復多誥。惟大降黜爾四國民命而殄滅之。言告諭不可多得。而威罰將行。亦以大警之也。既曰不敢多誥矣。自是而下。訓誥猶繹絡而不絕焉。於是見周公之惓惓斯民也。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者。教之以誠實寬裕。各安於其國也。惟詐故迫。惟忱故裕。險詐者躁擾而不安其位。斯其所以迫也。誠忱者平寬而不願乎外。斯其所以裕也。使三監淮奄之屬誠知所謂忱裕者。則于爾多方自有樂地。豈至於行險徼倖哉。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者。介、猶賓介之介。相助之謂也。天之所廢不可輔。天之所興不可毀。相扇而扶持。已滅之商。逆天之命者也。夾輔而助治方興之周。享天之命者也。其別如此。曷爲而不知所擇乎。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者。言爾前日之叛亂。據法定罪。則滌其宅。收其田久矣。今爾猶且得居爾宅。耕爾田。爾曷不思我周家之大造。順我王室。各祇天職。以共廣天之命。乃相啓迪教誘以屢爲不靜乎。反覆背恩。一至於是。使他人論之。殆將裂眦切齒不勝其怒矣。周公乃從容而曰。爾心未愛。蓋傷頑民累于滅亡之禍。必其心未知自愛而然。是深可憫惻而已。淵乎天地父母之心也。復敍其前日不自愛者。爾乃不大宅天命。謂其不安天命而妄動也。爾乃屑播天命。謂戕滅天理。雖瑣屑之僅存者。皆播棄而無孑遺也。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謂既自作不法。乃圖見信於正。甚言其不自反也。我惟時其告教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如大誥多士之訓。如東征踐奄之師。既至于再至于三矣。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者。降爾命。謂前日黜殷遷奄之命。若

猶不循省。悍然不用此降爾之命。則固將大罰殛之。不可望如前日之恩貸也。此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而欲蕩搖爾民人。乃惟爾自作孽以速辜而已。秉德不康寧。多士多方皆言之。蓋頑民不自省己之厲叛屢起。乃不康寧之大者。反咎周之遷徙討伐爲不康寧。不自責而責人。此其所以爲惡也。故每提耳而告之。

王曰。嗚呼。猷告爾多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尙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

開諭既備。故此章勉長治商民者以勞來安集之事焉。始告多方而復云殷者。雖誕告萬方。而所主則殷也。次告多方而不云殷者。例已見前。而不必重出也。蓋皆歷敍天命廢興。古今成敗。是宜天下共聞之也。此章專論勞來安集商民之事。告殷多士可矣。而有方多士何與焉。復兩出之。何也。蓋告天下以安集商民之本末。使知其甚厚不薄也。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者。監、蓋王命監成周之新民者。乃周公君陳畢公之職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不曰臣我周。而曰臣我監者。舉其親於民者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爲名。胥伯小大衆多之正。蓋凡殷多士。有職於成周。共長治新民者也。遷商民之時。就拔其雋豪以長治之。用其素所服習。則不至於

驚擾。乃安集新附之要領也。周公告新民爾奔走服從。臣於我監。今既五年。不爲不久矣。於惟肯伯多正之屬。亦可各相體悉。展布四體而竭力於事矣。罔或尙懷危疑偸窴而不能事也。臬事也。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者。復告肯伯多正以新民自作不和與其室不睦者。爾惟悉心而和調之。再言爾惟和哉者。勉之以勞來不怠也。爾新邑既皆和調。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教化能明。則爾始不負其職。而可以謂之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繼之以克勤乃事之實也。爾尙不忌於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者。復告肯伯多正以舊染汙俗凶德實多。誅之則不可勝誅。化之則不言而化。爾其庶幾寬綽厥心。不忌疾于凶德。反循其本。亦則以穆穆和敬之容。端居爾位以臨之。則有孚顒若。凶德蓋潛消於觀感之際焉。人情未定。釁端亂隙每藏於隱微。必能閱視周覽于爾新邑。謀於其細。以絕萌芽。憂悔吝者存乎介。蓋細微之謂。言各有主。與此篇介賚不相襲也。穆穆在位。儼然無爲。而防慮如此其密。體用蓋不偏也。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者。既教之以長治新邑。終勉之以自是洛邑尙爲永久力田之計。安土樂業。無他覬覦。則天將畀與哀矜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於爾。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乃事。大官大職。吾何愛哉。有服列於大僚。不難至也。多士序商民怨周之辭。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繼以大義裁之。此篇復以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爲勸。何也。爵位者。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因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示以好惡而勸

之。磨厲之具也。二篇予奪不同。可以見周公御商民闔闢之大用。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士。

前章既勸之以賞。此章復董之以威。爾多士苟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相告以不享汝矣。己則不忠於君。而望民之忠於己。可乎。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下之奉上謂之享。見於洛誥詳矣。天之明威。凜然在上。未嘗求人而加之也。爾乃放逸頗僻。大棄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而自取之。我職爲天吏。將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逖爾土。蓋不得而私也。後世或以刑賞爲霸政。而非王者之事。今觀周公之待多方。先之以介賚之賞。後之以離逖之用。申勑明著。炳如丹青。周公豈亦霸者乎。然則果何以爲王霸之辨也。曰。周公之所介賚。天之所畀矜也。周公之所離逖。天之所罰也。而周公何與於其間哉。其視霸者區區信必邀民以利。驅民以善者。大不侔矣。然則王者之賞罰。天也。霸者之賞罰。人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周公前既告多方以今我曷敢多誥矣。懷不能已。猶復諄諄。故於誥之畢以王命誥之曰。我不惟多誥。惟祇告爾命。言我豈獨專爲煩言贅語者。惟敬告爾以今日之命誥而已。自今以往。此誥眞不可復得矣。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者。蓋教誥已終。復呼而語之。史官特書又曰二字。所以形容

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曄然而溢於簡册也。時惟爾初。言前日愆尤。一皆洗滌。咸與維新。是乃汝之初。自此可以洗心爲善矣。苟不能敬于輯睦和平之道。猶復乖亂。則自底誅罰。無我怨也。其意亦懇切矣。商之頑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反商政之時。是其一初也。不能自此更始。而爲三監之亂。則既失此初矣。周公遷頑民於洛。式化厥訓。是又其一初也。復不能自此更始。而迪屢未靜。則又失此初矣。今多方之誥。反覆詳盡。明諭以時惟爾初。復與之作始。是又其一初也。若又失此初。則眞無可言者。彼雖冥頑。苟非木石。寧有不動者哉。